



晋祠奉圣寺 李学军 摄



奉圣寺 李泽峰 刻

奉圣寺里故事多

李海清

晋祠景区南部有一座奉圣寺，是唐武德五年（622），开国将军尉迟恭礼拜智满禅师后捐出自己的别墅而创建的。智满，俗姓贾，隋唐时期太原人。他起初在晋东南上党的石墨山和黎城的南琉璃寺学佛，“屏远眷茹，潜心礼佛”。有人问他学佛的感受，他说：学佛使他浑身都舒坦，感到快乐无比。隋开皇十年（590），慧瓒禅师由河北来山西弘扬佛法，智满知道这个消息后，就出发北上迎到雁门川，拜为弟子，跟随慧瓒来到晋阳蒙山开化寺。他悉心钻研，佛学造诣越来越深。隋仁寿二年（602）献太后去世，慧瓒禅师奉诏赴京，主持大禅定道场，智满仍留在晋阳弘法，影响越来越大。唐朝开国后，高祖李渊要把他召往京城。但太原的官员不同意，他们认为：北方的突厥经常南下抢掠骚扰，百姓惶恐，民心不稳。智满应该留在晋阳“用镇民心”，有智满在，人们心里就踏实安定了。他们上奏把智满留在晋阳，李渊觉得有道理，就准奏，还“诏满宅为义兴寺居之”。智满的徒子徒孙众多，他传授的禅学有大乘禅、小乘禅、外道禅、凡夫禅等，根据僧徒个人资质禀赋的不同而因人施教，由浅入深，禅学由此而大为兴盛。在平时，智满经常身披“辱铠”，手拈牟尼珠，坐在般若台上讽诵佛经，至老不倦。他年纪大了，身体却更加健朗。有人问他多大岁数了，他闭目不答，忽一日智满坐化，人们都说他是修成佛而去了。

尉迟恭将军十分敬重智满，待之以师。他觉得自己征战一生，杀生太重，“惕然心悔”，有心向佛，就去请教智满。智满说：“将军悔心，天启之也。”尉迟恭又问：“若斋僧建刹如何？”智满答：“一念善心生，获福无涯矣。”尉迟恭听后顿首下拜，就把自己在晋祠的别墅捐献给佛门。智满把它改造成一座宏大的佛寺。唐高祖李渊赐额“十方奉圣禅寺”。智满也就成了这座名刹的开山禅师。

金贞祐年间（1213—1217），蒙古兵南侵太原，奉圣寺除正殿、中殿、法堂、宝塔外全毁于兵火。元皇庆二年（1313），洪智禅师重建。元至正十八年（1358），奉圣寺又遭火灾。明洪武二十四年（1391）再次重建，并把明月、龙兴二寺并入奉圣寺。该寺原为三进院落，殿宇众多，除塑有其他寺庙都有的佛祖、菩萨、伽蓝像外，还供奉着为该寺作出重大贡献的洪智、圆觉二禅师，以及尉迟恭将军像。但可惜的是这样一座名刹，在上世纪50年代被拆除。上世纪80年代，在太原市政府的协调下，把东山马庄芳林寺大殿、汾阳二郎庙中殿、晋祠景清门迁到奉圣寺原址，重新组建，奉圣寺也由原来的三进院落改建成了两进院落。

现在奉圣寺中的珍贵文物有松、柏、杆、楸古树各一株，拔地参天。相传是尉迟恭亲手种植，若真如此，就已有1400多年的树龄了。院内有一株枯死的老松树，状若蟠龙，据说尉迟恭向佛后，决心不再杀生，把征战用的铠甲就挂在了这棵松树上，因此人们称为“挂甲松”。现在此枯树已移入南面的碑廊中保存。

晋祠奉圣寺 李学军 摄

老太原的“社树”

彭庆东

数百年前，在洪洞大槐树下，一幕幕深情而哀婉的离别之景，让这棵槐树名气陡增，成了天下游子寻祖之“根”。而在老太原早年的乡村里，也有一些古槐，它们虽未如洪洞大槐树那般声名远播，却在当地百姓的心目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承担着“庇护一方平安”的神圣职责，被尊称为“社树”。

“社”为古代社会组织，《周礼》记载：“二十五家为一社。”这是古代地方最基层的行政单位。并且“各树其土所宜木”，即各个“社”可随本地风土种植容易成活的树木。这些树木据《周礼》描述：“今村墅间，多以大树为社树，盖此始也。”这应当是“社树”最早的解释了。可见早先的“社区”有址无房，没有办公室，它的地标就是一棵老树。老太原人多是栽种槐树。

在老太原人眼里，“社”，官面上称为官社，民间则混称为土地神，司一方杂事。这个土地神，就是《西游记》里时不时被孙悟空唤来问话的那个白胡子老头儿。在“社树”旁还给白胡子老头儿建了

一座袖珍土地神庙，香火不断。“社树”便成为芸芸众生的精神寄托。每逢重大节日，“社”里的人们都要会聚“社树”下，有组织地祭祀，祈求稻子多打，苞谷丰收，蚕豆、黄豆、绿豆、红豆长得旺盛，祈求一家人、一村人清静平安。然后再为“社树”唱戏傩舞耍红火，还要献上平时舍不得吃的三牲、油糕、花馍等，这些食物在祭祀毕后便由众人分享，于是衍生了“社饭”“社酒”，总之，与“社”有关的大事小情都在“社树”下举办。

如今老太原“社树”最古老、存活最多的当属晋源区的赤桥村，这里上千年的13棵古槐中有9棵被尊称为“社树”。当年赤桥村人敬奉“社树”的祭食相对于别处也颇上档次，有全羊牺牲、元宵及醪糟，这在物质丰盛的今天也是上乘食物。

如今以“社树”为中心的社祭活动已渐行渐远，但时光深处的树轮，永远刻印着向往与祝福，一如我们今天追逐幸福生活的模样。

司马光砸缸的背后事

韩振远

司马光砸缸的故事，让后人记住了一位小英雄。在老师的讲解和教导中，小学生瞪着懵懂的双眼，记住了两个词汇——机智、勇敢，往往忽略了最重要的品质——自信。当司马光高举起石块时，自信的目光便成为他生命的标签，石块砸向水缸，砰然一声，缸水裹挟溺水儿童喷涌而出。大宋的天空下，一位七岁孩童闪耀着自信的光芒，完成了生命中的首次亮相。以后，自信贯穿了司马光的一生，无论修史治学，还是为政做官；无论面对政敌，还是面对皇帝，都信心满满。加上自信带来的执着，学识带来的理性，挫折带来的坚毅，一位成功人士需要的品质，基本就全了。

北宋天禧三年（1019），司马光出生时，大宋已立国59年。父亲司马池是个官吏，也是个文人，有父亲的教育熏陶，司马光自幼读诗书，颂经典，砸



图片来源：百度网

缸那年，释读《左氏春秋》要义，已“凛然如成人”。读书给了他自信，这才有了砸缸救友的精彩亮相。

宋朝重文抑武，“安朝廷、定祸乱，直须长枪大剑”的时代，被文人的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理想取代。悍将武夫是这个时代的贬义词，从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起，宰相须为读书人，地方官须为读书人，连带兵打仗也须为读书人。童年司马光不会崇拜疆场喋血、封狼居胥的卫青、霍去病，也不会崇拜安邦平乱、封侯拜爵的郭子仪、李光弼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萧何、张良和立德立功立言的魏征、房玄龄才是他心中的榜样。

童蒙时代的司马光是在京城开封、西京洛阳度过的。当时，这两个地方文气氤氲，经济繁荣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士人悠游市井，是大宋文明程度最高的都市。沐浴着大宋柔丽的阳光，吹拂着大宋和煦的春风，一大批优秀文人、政治家有的崭露头角，有的正在孕育成长，司马光童蒙成名，抢先一步出现在世人视野中。

东京街市中热卖的“小儿砸缸救友图”，让画工画商们发了笔财，让大宋的蒙童们有了个明星般的崇拜对象，也让司马光在同时代杰出人物中成名最早。他砸缸救友时，那个时代群星般的优秀人物还没有闪耀。范仲淹刚任一年县令，欧阳修还没考中进士，王安石还是个五岁的孩童，苏氏兄弟还没出生，曾巩与他同岁，虽天资聪慧，还寂寂无闻。许多年后，这批俊杰才走到前台，出现在大宋政治舞台上。

司马光由神童而诤臣，而宰相，而史学巨擘，都显示出不凡才具，皆因读书给了他自信。